

陳方安生方津生講 母親方召麐 追夢故事

訪談錄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

坊間常說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一家一門八傑，不僅出了首位本地華人布政司，其他也在商界、醫療、法律界等各展所長。在出色孩子背後，有一個不平凡的母親方召麐，她是名畫家錢松壘、趙少昂徒弟，更是張大千的入室弟子，卻能超越這些大師的影響，創出「大巧若拙」風格，貼近藝術中「真」的追求。

方召麐經歷戰亂與苦難，早年喪夫後帶著8個子女，仍不懈追逐藝術夢，其中兩個孩子陳方安生與骨科醫生方津生從母親身上學到許多。方津生說：「她常以身作則教導我們，要待人真誠，這影響了她的孩子。例如我做醫生對病人也同樣，要給予真誠同情。」



坊間常說方家一門八傑，在方津生醫生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背後也有個不凡的畫家母親。
(吳楚勳攝)

1914年，方召麐出生於江蘇無錫，父親是富商方壽麟。她是家中長女，取名召麐，希望召來弟弟，後來她自行把雄性的麒麟改成雌性的「麐」。11歲那年，她一家被滇兵搶劫，父親在她眼前被流彈射中身亡，但家裏仍堅持讓她繼續學習，並安排她學習畫畫，師從國畫大師錢松壘。

她在學業上表現出色，在1937年入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，是少數能出國留學的女學生，期間為抗日名將方振武當翻譯，爭取國際支持。她也在學校認識方振武長子方心培，兩人相戀成婚，在1939年生下第一個孩子，隨後戰爭爆發，她被迫放棄學業與藝術興趣，與家人逃到香港，香港淪陷後就在內地多個城市不斷流徙，在不同地方生下8個子女，分別用不同地方的名字命名。在天津生的小兒子叫「津生」，而在上海生的一對子女，則叫「安生」和「寧生」，表達安寧太平的願望。

性格豁達畫風豪邁

他們最後在1948年移居香港，似乎終於能安頓，然而2年後丈夫驟然離世，整家人都措手不及。方召麐既要打理工夫留下的生意，又要照顧8個子女，擔子沉重，就在這時，她重新投入藝術。陳大說：「我爸爸過身的時候媽媽年紀仍很輕，不過30多歲，而且走得突然，對她來說是一個大創傷。」方津生解釋：「她需要有一些東西化解悲憤。」

雖然孩子眾多，但因為方家是個大家族，方召麐決定專心學畫時，陳大和方津生的祖母、叔叔方心讓和姑姑都幫忙教養孩子。方津生說：「我媽媽教得非常嚴肅，做錯事要跪下拿藤條打，因此我們也學會了生性。」對於子女，方召麐從來都很放心，不會擔心太多，從不要攔子女走哪條路，只要求他們待人寬容，不要每事執著計較。陳大補充：「這也能看到她是非常豁達的胸襟。」

國學大師饒宗頤讚賞方召麐：「拙筆所至，披風雨而雷震。」張大千也曾為

她題對聯形容其繪畫意境：「二三星斗胸前落，十萬峰巒腳底青。」她畫作中家運奔放的表現，正反映其本性。陳大說：「她是個非常看得開的人。」

方召麐生前為專心作畫，從未收過學生。在陳大和方津生的記憶中，母親從起床到睡前，無不在寫畫。方津生說：「她是永無歇止的。」8個子女中，只有方津生曾跟母親學畫，常陪伴在側磨墨和打硃砂印泥。他指出，母親習畫不單純是為興趣，而是覺得是自己的使命。「她覺得自己一定要在藝術路上有所成就，以完成自己的命運。」

雖然沒有如母親期望走藝術路，但方津生也得到不少心得，笑言有時候母親會叮囑他不要「畫到吐酸」，「那時她已進入反覆練習的時期」，他指出母親有句改編自杜甫詩的座右銘：「守拙成吾道，幽居近物情」。她口中的「拙」是，除了守住真理，其他的其實也不需要講究。只需養心，寧靜下來，接收大自然的訊息。」

經歷太多已入化境

方召麐不追求精細繁複的表現，而是追求表達心靈上的真，偶有失誤，也不執著要更改。陳大表示：「經歷了人生如此大起伏，她都看化了，有時候畫畫寫錯一個字，她都說不要緊（笑）。」雖然面對過人的許多悲劇，但方召麐從未為傷痛所困，一眾子女都覺得她很了不起。陳大說：「我們從未聽過她有一句埋怨說話，非常堅強。」

她認為，母親能如此獨立堅強，也與她的成長背景有關。「從小我婆婆很看重兩個女兒的教育，除了正式上學，家裏也請來很多老師教授歷史、繪畫等知識。她精通中西文化，也常周遊列國，常說要成為一個傑出的藝術家，就要創造自己的風格，多看多見識。」丈夫去世後，方召麐先在港大完成學位，後到牛津深造，並把孩子接過去讀書。一眾子女受其影響，也懂得認真求學的重要，最後各有所成。



方津生指出，母親習畫不單純是為興趣，而是覺得是自己的使命。
(方召麐基金會圖)

在繪畫路上，有兩個名師影響她尤深，一個是嶺南派大師趙少昂，另一個是張大千。在嶺南派中知名女畫家不多，她是其中獨特的一個，五十年代跟從趙少昂學習不久，就已與他在東京舉行兩人聯展，後來更巡展至馬來西亞和英國。方津生仍記得看著趙少昂教母親畫畫，整張紙都畫到濕透，是獨特的技巧「撞水撞粉法」，「在上面畫一尾魚，非常寫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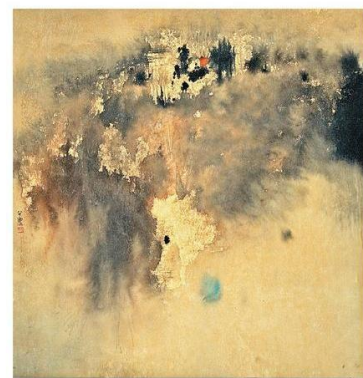
廚藝獲張大千欣賞

隨後更影響方召麐的，是現代水墨大師張大千，自五十年代起成為其弟子，更居住在他家中一年受教。張大千精通古法卻又不同於其所因，自行創造新風格，這一點也很影響她。除了藝術，兩人在廚藝鑽研上也同樣投契。方召麐擅長下廚，深得老師的心。

陳大說：「我媽媽中西菜式都擅長，有很多拿手菜，我們因此很有口福。」她仍記得母親煮的元蹄和小籠餃，「她剝肉的方式，醃料的份量都非常適中，餡特別好吃。」方津生最懷念的是生病時母親為他親手煮的牛肉粥。「她烹飪的速度總是很快，煮出來的東西也像藝術品。」

張大千吃東西很講究，有時母親也會告訴陳大一些相關的趣事。「有時張師母買五六斤菜回來，最後只搥剩半斤，因為他只吃菜中最嫩的部分。」方津生也記得，有天廚房出現一盒包裝非常精美的東西，「原來是張老師送給媽媽的新鮮冬菇，很大隻。我到现在仍記得那種鮮味，此後再也沒有吃過。」

雖然從兩位畫壇權威，但方召麐從不為兩者風格所困。方津生指出：「她



張大千在五十年代受抽象表現主義影響，方召麐也有相關實驗，圖為其一九六二年作品《空中樓閣》。
(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圖)

總是很開放，沒有框框能困住她。從很早期開始，她就要求自己：畫出來的作品要一看就知道是方召麐的。」她在藝術路上的追求從不跟金錢掛鉤。除了早年因為內地三反五反等運動收不到錢，家裏生意周轉不靈，要賣畫補窟窿，她也甚少出售作品。後來孩子都出身，自然沒有這方面的顧慮。陳大笑着說：「我們有時也勸她：你賣錢糧出去讓更多人認識你的傑作吧。但她說：一幅畫賣了出去，就很難畫回一樣的。」

在生的時候，方召麐把不少佳作捐贈予知名博物館，在她死後，子女也成立基金會保存母親的作品，又向外捐贈畫作。最近他們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合作，在賽馬會資助下，借取其他地方的收藏，加上基金會的藏品，舉辦《道無盡：方召麐水墨藝術展》（至12月31日），對其多年來的創作經歷作一個統整的展示。

方津生表示，母親向來都傾向把藝術與商業分開，因此在拍賣市場流通的畫作少。然而需求甚殷，拍賣場也常出現假冒作品，早前內地更有人冒充母親的徒弟出版作品圖錄，把真假作品混在一起。說到這裏，陳大和方津生都難免動氣，認為有損母親的聲譽，表示也曾跟拍賣行投訴，但有時卻得不到回應。

作為子女看了母親的畫數十年，許多都是一看就能認出真偽。方津生說：「母親根本不是那樣畫法，偽作的『拙』只是『笨拙』。雖然在港能採取法律行動，但在大陸就很難。」陳大說：「一些人我跟他說他手上的作品是假，得到的回應卻是：不要緊，我喜歡。不懂得她的人但求形似就可以，但欣賞她的自然要買真的。」



晚年的方召麐趨向反覆歸真，圖為其1996年作的《萬花齊放》。
(方召麐基金會圖)

陳太傾訴對象

陳方安生早年曾在政壇顯赫，以女性身份來說說不簡單。她表示，自己也曾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，但最終都一一克服。她認為，家庭與社會也負有責任，她不希望自己加入政府後，媽媽也對自己的一些決策持不同意見。「她未必同意，但從不強行要求我照她的意思做。因為她也懂得我性格（笑），我也有自己的一套。」



方召麐早年與兩個女兒及方津生（左）及方寧生（右）合影。
(受訪者圖)

事業上遇到困難時，她也常尋求母親的傾訴。「她經常鼓勵我『百六十六』『這一步得開天闢地』」。除了露世哲學，母親的多「多善」也讓她印象深刻，尤其是其穿著簡約、小病狀，她跟妹妹的照顧都是母親親自照料，非常專業。「她從不向外人炫耀自己，很有風範。」陳大也說：「母親為夫誼，特別是在年為政時，能有多種樣樣一而再，就其種種經過許多都要而不捨這求自己苦夢，也是值得佩服。」



方津生與陳方安生早年參觀母親畫展，並向傳媒解說母親事蹟。
(黃俊輝攝)



方召麐（左）自五十年代成為張大千（右）入室弟子，時常受學於其左右。
(受訪者圖)